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歐陽愛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一年

鄭

獻公五年魯定公九年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魯定公十三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

魏氏趙氏竝強
分晉之勢成矣

衛　靈公二十六年

蔡　昭侯十年

曹　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子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許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弟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越子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率師伐越句踐襲敗吳于

檇李射

殺闔廬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謂訓

詁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定公未即位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書王不書正月者昭公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定公未立意如自以為君頒朔於廟故春秋黜之書王明王法以治

之也不書正月著國無主而正朔無所承且見定公受國季氏不得正其始也或謂無事不書非也隱莊元年皆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不書正月之為無正始可知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于是始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

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原壽過周大夫而田于大陸焚焉大陸杜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吴澤荒蕪之地火田幷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按吴澤陂在今河南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還卒于甯甯杜注修武縣近吴澤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城也今故城在縣治西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役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

嘗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于鬼取證于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書說命篇語謂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率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

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張本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其言于京師何據城言戍伯討也明以天子周執不地

事執之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而不受功義所當討然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執歸於司寇可也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以陪臣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無王甚矣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畧晉大夫之罪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拒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謂與季氏為寇讎者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昭公

死于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奠于兩楹之間諸侯三日小斂奠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須棺在殯乃言即位故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

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君聽治之處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于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

則後君不得即位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

周道尚明　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昭公薨至是閱七月而喪始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凡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即位不以時故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鵞魯大夫榮成伯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

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在定公十年後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

昭公薨逾半載始以喪歸歸甫踰月而遽葬見季氏肆逆無禮於先君而魯之臣子黨惡而不能正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

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竭謂耕耘之功未畢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又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

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具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詒託猶假寄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凡書大皆譏其僭此則昭公喪未踰年而用盛樂以雩變尤甚矣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

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宫

公羊傳煬宫者何煬公之宫也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宫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

煬公考公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葢始於此意如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恐人議已於是而立煬宫其意若謂魯一生一及其由來舊矣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亦猶煬公之以弟而繼

考公也夫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今逞私踰典以立久祧之宮誣妄已甚書立者不宜立也

附錄左傳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公羊作霣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異者非常而可怪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而殺故曰異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

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

周十月今八月也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陰氣未盛非隕霜之候而至於殺菽異矣菽耐霜之穀蓋物之難殺者言殺菽則餘物可知故穀梁子曰舉重

二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從兩觀起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尊謂雉門親近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言及雉門與兩觀俱災也桓宮僖宮災不言及者二廟分明故不必言此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

觀獨災耳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桐杜注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桐城縣北有古桐城與廬江縣接界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杜注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

楚使以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臨吳師之臨已而為伐其

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為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吳故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附錄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為明年邾子卒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不務如公室之禮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擴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雖不

正也于美猶可也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令新作美好之事雖尊雉門可以親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僭也既災則不當更作令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書新作譏其僭而不能革也南門亦書新作者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非故制也延廏言新不言作者因舊而葺之非去舊復

為者比言各有當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逐君客死於外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其交甚親令公立往朝而晉復辭公者蓋意如之謀不使公得見晉侯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左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

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廢墮也爛

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内車及殉别為便房葢其遺

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録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杜注晉地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穀梁作枝拔杜注地闕

左傳冬盟于郯郯杜注即拔也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出會盟蓋交失之

附錄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佩佩玉也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遣蔡侯之禮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不復與楚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左傳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

取怨（晉楚同盟于宋）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繼旐曰旆令賤人建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于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是時晉楚皆衰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相類也諸侯兩貳而楚求無厭陵蔑與國故蔡人發憤請師於晉晉於是大合諸侯陳許頓胡素役於楚者皆

同心而北嚮天子之老泣焉其勢可有為而六卿懼君勝楚以歸而奪之權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卑鄭用散諸侯之師以𧶘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潛掠楚境無功而還春秋據實而書以深罪晉君之失政謀國者之不忠也而晉自是亦不能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羊作歸姓後同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臯鼬之前著侵楚無功

而釋憾於微弱之沈徒以重楚人之怒耳蔡之視

沈猶楚視蔡也楚實病已乃以所惡者加之沈覆

其國而戕其君不義甚矣故書殺以正其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臯鼬公羊作浩油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在今河南臨潁縣界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子行敬子衛大夫會同難

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盟將長蔡于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

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凡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于周為睦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為旂周禮同姓封以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杜注古諸侯也今河南封丘縣治西北有封父亭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土地增厚凡七百里）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東方之國令屬魯）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皥之虛（伯禽策命篇名如君陳君牙類也少皥虛杜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

所徑也略界也武父杜注衛北界圃田杜注鄭藪名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杜注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曾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導以舊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杜注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胄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唐誥命篇名

夏虛杜注大夏大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惎毒也謂以殷叛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

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令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猷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為禍首）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穀梁傳　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強楚疑于侵之故後者更謀也）

春秋之例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書諸侯盟如葵丘之盟是也會盟皆與則不書諸侯如柯陵雞澤平丘之盟是也此言諸侯則劉子不盟可知矣公後至不與會而與盟則復稱公會諸侯盟如盟于薄盟于扈是也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則非後矣會與盟公皆與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公受國於意如因如晉見郤而汲汲求為

此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君在殯則辭會可也

許遷于容城容城杜注闕

許四遷皆受楚令悉以自遷爲文許所欲也容城

葢析之近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無功也故以會告廟

劉卷卒

公羊傳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穀梁傳 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故書其卒

畿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先儒謂劉子定内難有大功於王室特書其卒葬然單旗之功與劉子同而不書卒尹氏擅權亦書卒則其義不可通矣蓋召陵之會劉子與焉會罷而卒故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羊作圄

晉伐楚則利在諸侯伐鮮虞則利在六卿故楚圍蔡不救而中山是伐比事書之而晉卿保利營私不恤國事之惡著矣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以我主恩録之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伯舉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麻城縣境吳始書子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杜注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大隧直轅冥阨地理通釋即義陽之黃峴武陽平靖三關也黃峴平靖俱在今河南信陽州南武陽在州東南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楚武城大夫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小別山名在今湖廣漢川縣北一名

甑山大别亦山名在今湖廣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三戰子常知不可知吴不可勝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吴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吴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吴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士賢士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

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讎不除害不得兼讎其子恐復害已而殺之朋友相衛而不相迿迿先也不先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古之道也

穀梁傳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南郢楚郢數年

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神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

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師能左右之曰以曰蔡侯以吳子者蓋謀出於蔡而吳為之用也荆楚橫暴蔡尤被毒蓋嘗吏之為縣誘般而殺之用世子有出蔡侯朱又拘吳於南

郢數年而後歸今復興師圍其國陵暴極矣晉不足恃故蔡侯不得已而乞師於吳吳子為之大敗楚師囊瓦奔鄭春秋據事直書而蔡人累世之仇賴吳以復晉失其政不足以宗諸侯舉可見矣吳子親行君重於師故不得不書爵傳以為進之非也諸侯積怨於楚吳能敗之故舊史喜其事而稱爵或未可知以為孔子特起褒進之文則於通經之義皆不可通矣

庚辰吳入郢郢公羊穀梁作楚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杜注水名水經注溳水南逕石岩山北亦謂之清水在今湖廣安陸縣西石門山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雍澨今湖廣京山縣西南有三澨水雍澨其一也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世族譜季羋畀我皆平王女服虔云畀我季羋之字未知孰是涉睢睢杜注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今湖廣當陽縣北有沮水相傳即楚昭王西涉處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言吳無禮所以不能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杜注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嘗在吳為闔廬臣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

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中杜注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葢雲夢一澤跨江南北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

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强陵弱）違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

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幷敬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脫子期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

（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公羊傳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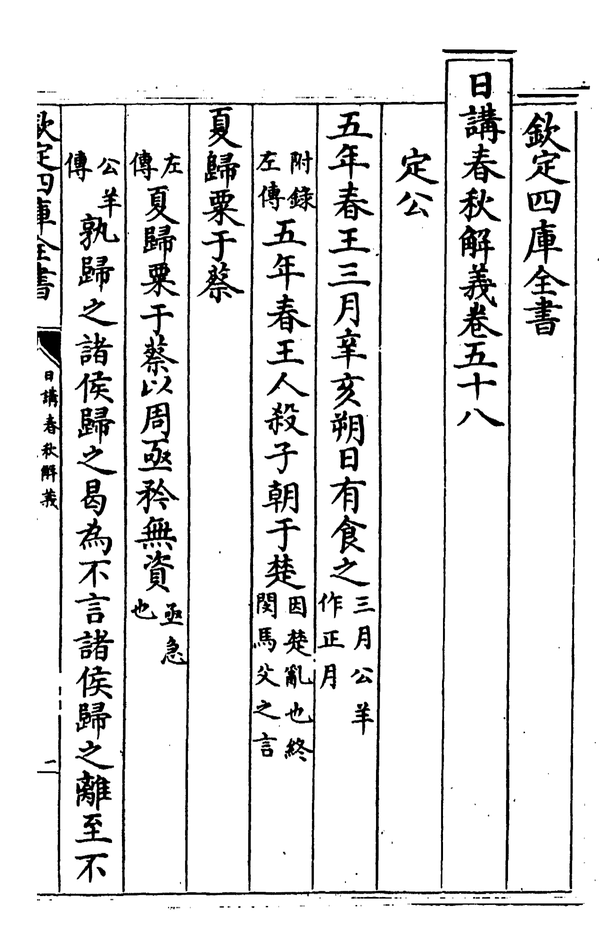
穀梁傳　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

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郢楚都書入郢見楚之大國都猶不能守也凡書入者皆破其國都也楚地數千里若書入楚則不

足以見破其國都之實矣吳不稱子從其恒稱穀
梁以為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為利則諸入國者
皆然何獨貶於吳乎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七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羊作正月）

附錄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

公羊傳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若獨主于魯義邇也言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春秋貴義不貴惠蔡為楚困而不能救令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為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二傳以為諸侯歸之經畧不序蓋魯與諸侯皆以晉命歸粟書魯事則可包諸侯與城楚丘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與中國通故從其俗稱曰於越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能與中國通則以中國之辭稱之曰越

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杜注還未至丙申卒于房房蓋近費之地陽虎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步謂行也玉藻云君行接武大夫繼武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君臣步玉不同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内大夫有罪而身不見討則春秋不書其卒公子翬是也意如卒何以書見定公忘大義而念私勞使逐君之賊生安其位卒用卿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言未知制吳之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杜注皆楚地當在今河南桐柏縣境吳人獲薳射于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

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軍祥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隨州西南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杜注地名今湖廣巴陵縣東有麇城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杜注

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稷門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成臼杜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川縣有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即臼水也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終從其凡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脾洩杜注楚邑當在今湖廣荆州府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于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

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鮮虞近晉晉彊家實利其土以培私封屢伐不克故復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羊作遬後同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虐於許久矣許依楚抗鄭至於四遷令吳入郢許無所援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禍既定復建許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至是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蓋晉楚俱弱勢復一變而春秋以終矣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杜注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杜注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使得罪于鄭國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自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陪臣執國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竊兵權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霸既失諸侯皆離令不能行

故討鄭之師雖出晉命實陽虎主其謀欲徼禍鄰國危魯師以逞其欲故書侵以志其挾私啓釁非有輔霸討亂之實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此春取匡之俘獻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春秋書內卿竝使者二遂得臣如齊見仲遂邪謀之始此年斯何忌如晉見陽虎專權二卿為其所脅行止惟命他日為亂之端兆也然不介晉權亂

未敢發故因如晉變文書介副以著其禍之所自起耳

附錄左傳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獲潘子臣小唯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戍周起也負黍杜注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登封縣負黍聚一名黄城是也狐人後漢志潁陰縣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臨潁縣闕外即伊闕外之邑在今洛陽縣南闕塞山下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往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于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晉自八卿擅權上下相陵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主宋樂祁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以伐其謀各逞私圖不顧國體亂政亟行内外相競而晉之禍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穀梁傳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内城 或曰非外民也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盖陽虎欲去三桓故託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陽虎謀傾季氏脅使圍鄆以搆齊而

絶其外援明年國夏來伐連歲兵爭葢始於此仲孫忌不言何闕文

附録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杜注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張本

七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杜注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杜注皆魯邑中貳于齊齊令

歸之不書者為虎所尊也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鹹杜注衛地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鄭之盟叛晉也霸統絕諸侯散特盟復起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齊盟矣是故

于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公羊作沙澤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直隸元城縣東

左傳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杜注即沙也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為明年涉佗捘衛侯手張本

齊每視晉為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

合諸侯以自彊而魯衛鄭又視齊晉之彊弱以為向背者也至是晉既益衰楚復新敗吳越之勢未及北方齊遂乘間糾合既盟鄭復劫衛自此以後齊衛合黨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遂伐晉而天下之變益紛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車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强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諸侯惟魯事晉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且報鄆之圍也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是秋再書

雩志災甚且言瀆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巳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顔高之弓六鈞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

以為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子鉏齊人與一人俱斃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顔息射人中眉顔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殿傳言魯無軍政

報國夏之伐也是時三家專魯陽虎用事實使公將欲歸怨於公也

公至自侵齊

附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杜注在河南縣西今洛陽縣西北有古城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簡城盂皆周邑今河南河內縣西北有邘臺鎮古盂國也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執祁在六年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梁樂祁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

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杜注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杜注晉地為

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二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郛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逐廩丘人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言非勇

莒越生子（莒越莒夷）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比僑如）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再侵也自圍鄆以後齊魯之兵六見然于齊稱伐于魯稱侵曲直彊弱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直隸滑縣東南瓦岡集即其地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卿大夫竝執雁令見士鞅執羔始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

晉將救魯公親至瓦以逆會之比其至則齊師已

去救不及事故不書救士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及齊師已退矣

公至自瓦

此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也故不以會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羊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二子晉大夫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挨衛侯之手及捥挨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賈衛大夫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之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桓公周卿士圍蟲

牢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叛

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叛晉故兩侵之曰遂繼事也曰侵義不足以服人而力復不勝小有侵掠而遂返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為晉命無可聲之罪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杜注衛地盖濮水曲折之處在今山東濮州境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國同為此盟以固其交而備晉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輒叔孫氏

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仲帶之孫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十月二日禘于僖公不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叛與去皆不書者微也

穀梁傳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復正

從祀之說二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蜀人馮山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而胡氏安國取之於當日事情為近葢意如出君於外既薨七月不得以時歸葬葬又絶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則其主久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至是意如已卒陽虎將殺季斯亂魯國欲著季氏之罪取説於衆以售其姦遂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事雖順而情實逆故春秋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

弓之上以發後人之疑而考其實焉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所為非季氏之惡也但春秋每書宫廟必舉其謚又昭公薨已書謚疑已祔廟左氏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徧祀魯之先公以祈神祐而請罪季氏也義亦可通

盗竊寳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歛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孫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咋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楚免已于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

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實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氏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棘下杜注城内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徵召

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名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懼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

而食之賊而鍥其板曰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歛藏衣物之板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于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姊妹之子謂之出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御之于其乘焉上車時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氏車右實衛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也四達可以横去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陽越下取策臨南𩣑馬而由乎孟氏

捶馬銜走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起于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時季氏邑至千乘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孺子謂季氏得國謂獲免得專國也如丈夫何丈夫虎自謂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師再言彼哉彼哉者切遽意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懼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不言璋言玉者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璋所以郊天尤重也

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𩑶也千歲之龜青𩑶明于吉凶

經不言龜者從寶省文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盜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大弓先公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魯之無人無政於此極矣

附録

左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定公

九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戌曾孫）且逆子梁之尸（子梁樂祁）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子溷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時往子明舍子明逐使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怒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

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已子明也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愬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舍之言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析別造刑法書之竹簡故云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子然駟歂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靜女詩三章雖說美女義在彤管記事

爲婦人大法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取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召伯決訟于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駟太叔爲政鄭所以衰弱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秪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門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于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文子鮑國臣嘗為隸于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成十七年齊人召文子而立之于今七十四年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蔥靈（蔥靈輜車前後有蔽）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况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寶玉大弓旣竊於盜何以復得蓋陽虎懼魯師將至遺於道路以爲緩追之計耳追者獲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且明佚盜也不地未出境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齊人無存室之取婦為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言欲有功還取貴族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鬬死于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謫以讓之下入城也書

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王猛齊人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服馬也外二馬謂之驂少次服後蓋不敢與書爭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中牟杜注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正義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山側今河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是其地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衛舊大夫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城謂夷儀也其帥又賤帥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三邑杜注皆齊西界媚當在今禹城縣杏當在今博平縣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彌與己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供役事乃得其尸

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以犀皮爲飾卿之車也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挽喪者不敢立車輪三轉

齊衛伐晉不書伐而書次者蓋二國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勢尚彊未敢輕伐聊次五氏以覘其釁故不以伐告其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則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經蓋退保西陲軍旅朝

聘之事不交於中國卒葬得書從告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左傳十年春及齊平

平侵齊之怨也時諸侯惟魯從晉至是亦叛列國

無盟主矣及者内志也一國所欲故不稱公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

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案淄川去魯甚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意近之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滅萊所俘之人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于德爲愆義于人

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兵也萊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無還魯大夫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不野合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言享不具

禮織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拒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在圍衞下而傳在前者次魯事鄆讙龜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今龜山在新泰縣西南泗水縣東北

穀梁傳離會不致二國會曰離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羣呼曰譟欲以執

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階會壇之階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優俳施其名也欲啞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至是虎敗孔子與聞國政既已講信修睦而與齊平齊景志在求霸亦欲親魯以爲援遂歡然釋憾會于夾谷成禮而還左氏穀梁載却萊兵索汶陽田事皆欲侈張聖人而不知其陋也夫聖人過化存神從容揖讓暴慢自戢如傳所稱則春秋戰國之士多優爲之而謂孔子出此乎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邯鄲杜注廣平縣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故城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衛開門與午鬬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佗先至步行門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捘衛侯手故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討五氏之次也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梁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不言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齊人為是來歸之

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其介大國而得之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此則齊人服義自以地歸魯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與前後歸田者異故言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貌固諫曰貌叔孫氏之族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公若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圉人武叔之圉人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吴王我乎見劍向己逆呵之鱄諸殺吴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

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羊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

郈中曰（詐為齊使言）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易取齊邑與郈無異勝于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為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杜注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

郈叔孫氏邑書圍則叛可知以二卿伐之自夏至秋再圍而不克則家臣之彊亦可知矣春秋之始

王室初卑諸侯擅命其後諸侯少怠而大夫傾公室以自張至是家臣復擬其後爭為叛竊逆道彌甚召禍彌速而春秋以終此天下之勢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向魋地怒使

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牽杜注安甫地闕

盟鹹盟沙特相盟耳今則諸國參會益無憚於晉

矣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傳在辰奔後經書在前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得以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猶以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也夾谷之會齊人既歸魯田侯犯奔齊齊又致郈故

卿往謝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下公羊穀梁有宋字

宋大夫公子毋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奔公子地以向魋之嬖奔辰為地請罍不許亦以魋奔也仲佗石彄稱暨暨者不得已之辭見脅於辰不能自主也宋公以寵魋故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自絶於君又率二卿以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惟辰是從皆罪也一書而竝見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杜注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言未失其為弟之道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辰雖始禍而佗彄與地果於從逆其罪無别故不稱暨叛人羣聚於蕭而大心自曹入之其從叛可知矣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及范荀納貨同盟解體

齊張於東鄭衛先往會及齊平然猶未顯與晉絶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伯卒者三葢至是晉霸既衰三桓强盛自比於小國邦交始通故赴及而魯必會其葬也不書月日史略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穀梁傳 墮猶取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郊杜注曹邑當在今山東曹縣界 還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于列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著列國無盟主也彄

衛侯兄縶子縶字公孟故其子以字爲氏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仲由子路三都費郈成也强盛將爲國害故欲毁之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孔子時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姑蔑魯地括地志在泗水縣東今縣治東南有故城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

軏遂墮費

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墮都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蓋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憑倚其城數叛而不能制非獨魯患之三家亦患之矣孔子行乎季孫制國以禮謂都城無過百雉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於是各

帥其衆自隳其邑絶不疑其害已此固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隳郈以一卿隳費以二卿者費彊於郈故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羊作晉誤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而齊霸遂興書以志諸侯之合此盟于黄齊魯爲盟之終也而晉霸遂失書以志諸侯之散此亦春秋之始終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彊費郈已隳而成不隳者蓋因公斂處父之言覺其不利於己而三家之慮變矣且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害而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以師隳也固宜故經不言三家直書公公行非越境不書至致圍成危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